

懷念「哥哥」

月松



又是一年愚人節，二〇〇三年的四月一日，「哥哥」張國榮從文華東方酒店一躍而下，彷彿是一個節日的惡作劇，擊碎無數粉絲的心。

當時讀四年級的我，雖然知道這個名字，但尚無經歷「追星」、「生死」，並沒太多感觸。不過對於「資深粉絲」的母親來說，那是一個有些慘淡的中午。從電視新聞得知這消息，她癱坐在沙發上，眼睛沒有聚焦任何地方，悵然若失，之後一直默默地流淚。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她天天都在家裏來回播放那幾張從香港買來的專輯，有時邊聽邊跳，然後紅了眼眶。

恍惚間十六年，在「哥哥」走後的這些日子裏，一歲一「哭祭」，關於他的各種紀念活動從未終止。這一天來自世界各地的歌迷於文華東方酒店外聚集，在他當年倒臥位置擺放大批花牌及畫像，排隊輪候獻花。不少歌迷還在流動廣告車外，觀賞張國榮生前作品片段，緬懷一代巨星。這些年喜歡「哥哥」的人並非減少，相反卻越來越多。在母親的薰陶下，我也成為了萬千粉絲之一，喜歡他的歌聲，喜歡他的身姿，喜歡他的一瞥一笑。我最喜歡那首《我》，天高海闊，要做最堅強的泡沫；也很喜歡《霸王別姬》裏的程蝶衣，還記得那一句「不是說好了是一輩子，就是少一年，一個月，一天，一個時辰，都不叫一輩子！」

也許，缺憾也是一種美吧。每年的這一天，對於我和母親而言，只有一遍遍的電影，一首首曲調，來緬懷對他的記憶。幾天前，我們重看《霸王別姬》，仍為了程蝶衣這樣為段小樓「不瘋魔不成活」獻出一生，他的從一而終是否值得而爭論不休。這部一九九三年公映，迄今為止過去二十六年、我們看了不下二十遍、這些年來也討論過無數次的電影，依然每次都能聊出新意思，依然能為當中的某些情愫、某些細節而着迷，這或許能給我一個為什麼會喜歡張國榮找到一個小小的原因。我們還想像了各種「如果」，如果「哥哥」還在，為《梅蘭芳》忙活的陳凱歌也許不用撓頭蹙眉，大家都記得你早已熟讀了梅蘭芳的傳記生平，咬準了京字京韻，乾坤倒轉的眼神、腰身，也從京城名旦師傅那苦學了個八九不離十。如果「哥哥」還在，或許與梁朝偉「再續前緣」，風繼續吹，不忍遠離，不做沒腳的雀仔……可惜，這個世界再沒有「如果」。

二十多年前張國榮、張曼玉和梁家輝在訪談節目《星空下的傾情》的片段，也時常被母親重溫。結尾的對談每每再看還是讓人動容，張曼玉問張國榮：「所有人都說你美，如果你是女人就是美人，你怕自己的樣貌會不美嗎？」當時四十一歲的哥哥平和地答：「人隨着年紀的增長一定會變老，主要問題是要如何aged gracefully（優雅地老去）。」哥哥說，他平常已經不怎麼照鏡子，工作時有專業的團隊保證他的演出形象。而私下，他出門不會化妝，甚至連太陽眼鏡都不會戴。「我就算老了有魚尾紋也一樣，因為我真的是這樣。」如今，女性外貌焦慮無處不在，早已告別少年時代的我，或是轉眼人到中年的母親，常被焦慮追逐，又在焦慮中清醒，還為焦慮單單。既然逃不過生老病死，唯有正面面對，希望自己在grow older的同時能夠grow wiser，盡量每一絲皺紋或銀髮保持一份從容睿智的優雅。唯有奮力活到老學到老，上一堂必修課名叫「優雅地老去」。Aging並不可怕，重點在於姿態是否夠graceful。

恍惚神來已是他的周年紀念，看着屏幕上的歐陽鋒、阿飛、十三少、許文強、寧采臣、程蝶衣的款款回首，伴着他的那首《明星》——「當你見到光明星星，請你想想起我？當你見到星河燦爛，求你在心中記住我」，我想去香港，看看他流連過的地方。

四月的香港，春天該很好，你若尚在這。



▲▼「哥哥」張國榮塑造了不少銀幕經典角色 資料圖片



▲▼張國榮在《風雲》中飾演聶風一角 資料圖片

東西走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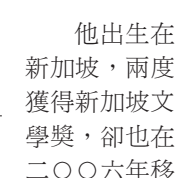
多年前走訪英國時，專程去了利物浦的「披頭四故事館」朝聖。位於地下室的故事館以磚牆為主體，古樸而厚實。蜿蜒的走道連接一間間的展區，兩旁的磚牆上貼滿文句，有影響披頭四的名家之言，也有他們四人的言論，還有各式各樣的塗鴉，邊走邊看，感覺逐漸接近他們的搖滾世界了。故事館的設計別出心裁，完全不拘泥於舊有的「展」和「覽」，不但巨細靡遺重建樂團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場景，更模擬他們在歌曲中所描繪的景象，以視聽設計誘導觀眾者，讓他們身歷其境地跟着披頭四的腳步，見證樂團的聚合離散。

披頭四表演過二百九十二次的「洞穴俱樂部」在利物浦馬修街上，走道精心複製了酒吧街區，走入昏暗的俱樂部，一眼瞧見聚光燈中的舞台和樂器，台下還有座椅讓人隨意入座，聽着播放的樂曲，遙想偶像在舞台

披頭四故事館

的風采。倫敦著名的「艾比路錄音室」的內部景況也如實呈現，依照真實比例的四個人像，隔着隔音玻璃錄製專輯，神情專注。樂團解散前的最後一張專輯名為《艾比路》，頗有深意。專輯封面上四個人排成縱列，邁開大步穿越斑馬線的經典畫面，被放大成巨幅照片，置放在錄音室大門外。「胡椒軍曹寂寞芳心俱樂部」被《牛津英國文學百科全書》譽為影響最深遠的搖滾專輯，唱片封面變成維妙維肖的實體，栩栩如生，躍然眼前。歌曲的情境模擬最讓人驚艷的是「黃色潛水艇」，黃澄澄的潛水艇造型可愛逗趣，還有大船輪渡大人小孩過過癮。

「披頭四狂熱」（Beatlemania）的景象也是重頭戲，幾個展間用各種角度重現他們四人獨領風騷的魅力。平面的資料包括當時的金曲排行榜、銷售統計、頭銜列表、報章



他出生在新加坡，兩度獲得新加坡文學獎，卻也在二〇〇六年移居香港，成為香港在地詩人，他是吳耀宗，一名詩人、攝影師、策展人。日前恰好在飛地書局關注到這場吳耀宗的詩歌分享會，原想多半是詩情畫意的生活意趣和一些天真浪漫的想法，未料到這本詩集《形成愛》不僅與一般的情詩無關，且十分貼近香港社會生活，什麼時候捧起來讀都不過時。

移居香港以前，吳耀宗就是新加坡詩壇的先鋒派，王潤華教授曾指出他的早期詩作可謂後現代主義詩歌的代表，既是因為九十年代新加坡進入了後工業的社會生產與物質生活，也是因為其作品打破了嚴肅文藝和大眾文化的界限，一面反權威、反中心，

一面又堅持文化批判、人文關懷。這種語言實驗的態度即便到了最近一本詩集《形成愛》依然不改其本色。

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香港詩壇以也斯為代表的生活化寫作為主流，所謂生活化，即是拒絕華麗言詞和堆砌典故，多採用口語化語言風格和散文化句式，以日常生活所見所聞為題材。九十年代起尤其新世紀以來，後來的詩人開始注重詩歌作為語言藝術的經營，越來越重視詩自身形式的表現力，因此吳耀宗加入到新世紀的香港詩壇可謂正逢其時。

《來到2016年的西洋菜南街》便與我們熟悉的街道景象與社會問題相關：「我們來回走動／啃下宣傳單和易拉架的堅持／胃裏堆滿消化不完的／藥房電器行，連鎖發炎的／時裝化妝品便利店／繁華的牙銀比昨天腫痛／上火了／上火了我們，知道／上世紀以前你是清熱解毒的」。這首詩

寫得巧妙，用人體的感覺和生理來描繪社會變遷，上火首先指向商業、消費的繁榮，其次直指民生問題、社會矛盾。正如人如果飲食不節制容易消化不良、積聚火氣導致疾病，人的享受、社會的發展也會形成火氣留下未解決的問題、釀成衝突。這首詩的後半部分除了涉及到對消費者主體的反思、商業社會的批判，也提到了小販的問題。香港的小販一度有三十多萬人，而今有牌照的小販不過六千多名，剩下的小販既負擔不起其他形式的經營，又難以轉行重新開始，故而詩人提醒我們這些矛盾衝突源自於高速發展而消化不良的火氣，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這些遺留問題，必然釀成更嚴重的災禍。《土地儲備》一詩便指出，「那些狂奔者爭先／排山／倒／海……反正逃不出速度的詛咒」，發展得越快，生態破壞越劇，遺留的社會問題越多。人總是享受在當下，追求

眼前的利益，而社會發展卻要求遠見和超越現實的眼光。

這些情況不僅出現在香港，還出現在世界上各個地區，是各個社會形態都要面臨的。《孩子活不下去的地方》則是針對二〇一四年以來本地極為嚴重的學生自殺事件而寫，今年近三個月來又有四名高中生離我們而去了。「下一站如常彈開／但是我看不見月台不見職員／甚至看不見平時捨着跟進來的腳／只有空蕩蕩的黑只有掌燈迴旋的深淵／我想抓住欄杆／耳邊有把年輕的聲音叫我跟着／往下跳——」詩人的沉痛由此可見一斑。

更重要的是，我們發現吳詩總是以魔幻現實或超現實的視角和手法去逼近現實，這使得他的作品雖然與我們的日常生活聯繫緊密，卻不會較社會政治、大眾與傳媒的音量蓋過詩的聲音，這便是其最可貴的品質。

艱難困苦 玉汝於成

——讀托卡耶夫回憶錄《溯流而上》有感

尹樹廣



前不久，卡·托卡耶夫就任哈薩克斯坦新總統。電視上看到他宣誓一幕，讓我想起「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句成語來。這句成語濃縮了我對他的印象，也是我閱讀他的回憶錄《溯流而上——憶我的父親》的感受。

托卡耶夫總統是職業外交官。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是人民日報駐中亞首席記者，他是外長，我們經常在阿拉木圖的記者會上碰面，我也到過他那間樸素的辦公室做過專訪。回國後，我一直關注「老熟人」的動向，目睹他仕途上一路高歌，當總理、做議長，直至今天登上總統寶座，與有榮焉。我贊同一位哈薩克友人的評價：「這是哈薩克第一個『精通中英法三語』的總統，他締造了我國政壇的神話。」

二〇〇五年，托卡耶夫的回憶錄《溯流而上——憶我的父親》在阿拉木圖付梓；二〇一六年由俄文譯成中文，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該書的譯者是我的老友謝里克·納雷索夫先生，他當過哈「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翻譯，漢語造詣深厚，翻起來自然得心應手。書剛剛出版，他便特意送我一本。

《溯流而上》遠非宏篇巨作，僅有五萬多字，但卻以沉重的筆觸，飽含的感情，首次披露了托卡耶夫家族「苦難的歷程」。全書共有六章：「童年和少年時代」「戰爭」「充滿荆棘的文學之路」「父親的創作」「父親和他那個時代的人」和「媽媽」。書中配有四十餘幅家庭黑白老照片，還有作者之父生前獲得的若干證書，為文字增色不少。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日，托卡耶夫之父親凱梅爾·托卡耶夫生於阿拉木圖（原塔爾迪庫爾干州）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是參加過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並負傷的老戰士，也是「哈薩克文學史上偵探小說的奠



基人」。

在第一章《童年和少年時代》中，作者描述了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背景下的哈薩克人所遭受的巨大苦難。作者寫道，那時蘇維埃政權建立不久，聯共（布）一九二七年召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在全蘇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決議，全蘇各地農民被強行趕入集體農莊，開始了與所謂的富農及中農階級進行的鬥爭，手段或是將「階級敵人」投入監獄，或是乾脆從肉體上消滅。斯大林的強制性農業集體化政策造成了蘇聯各地史無前例的「大饑荒」，成千上萬哈薩克人、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痛苦死去。作者的爺爺只得舉家遷往今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居住。然而，突如其來的悲劇從天而降。

一天，在一間土坯房裏，作者的奶奶和她的小女兒留在家裏。窗外天寒地凍，小女兒在火爐旁玩耍着取暖，一不小心摔倒在燃燒的火爐上。癱瘓在床的奶奶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活活燒死，幾分鐘後也在驚恐中死去。屋漏又逢連天雨，這場昏倒在地。點點滴滴的事實呈現，讓觀者親見了當時的熱潮。

外子和我沿着時光隧道，看着他們相識組團，嶄露頭角，引燃狂潮，終至分道揚鑣，傳奇故事遂轉折到團員的個人發展。館內所有的展間都是開放式的，隨意自由進出，只有在將近尾聲處的某一展間，門口隔著厚厚的布簾，門頂上亮着紅燈，旁邊的文字提醒，須等到綠燈時才能進入。進入後能看到什麼？我們滿腹狐疑。

那天並非假期也非周末，參觀的人不算多，我們只等了一下就看到綠燈亮起。走進後，耳邊立刻傳來約翰藍儂（港譯：約翰連儂）的經典名曲《想像》（Imagine），眼

平衡，評價歷史不極端，這是建國後哈薩克政治家共同品格，正因如此，哈國才保持了國家穩定繁榮和際族關係和諧，未發生內戰，也未同鄰國爆發衝突，更沒有發生什麼「顏色革命」。

一九四一年，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爆發，他父親唯一的哥哥哥卡斯姆·托卡耶夫第二年便在戰場上犧牲了。作者的父親凱梅爾也應徵入伍，參加過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以及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波蘭等重大戰役，後因腿部負傷轉到後方。戰後，凱梅爾進入哈薩克國立基洛夫大學，通過個人的奮鬥，最終走上用哈語進行文學創作的道路，出版過《最後一擊》《士兵上戰場》《鳥巢裏的雀躍》《神秘的足跡》和《暗夜槍聲》等小說，受到廣大讀者喜愛。

書中還披露了許多與中國有關的信息，這令我特別好奇。作者的父親長期在加盟共和國內務部，即安全部門擔任文學創作員，曾構思過一本關於哈薩克人特工在境外活動的小說，「這名特工在敬業精神以及執行任務的戰績絲毫不遜色於理查德·佐爾格和魯道夫·阿貝爾（為著名蘇聯間諜）。」但最後，克格勃領導人通知他，「嚴禁這部關於一個天才特工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中國商人身份在上海執行任務的文藝作品出版。」這一細節，或許值得中國的諜戰史專家們加以研究和挖掘。



▲托卡耶夫回憶錄《溯流而上》 資料圖片

作者出身平民之家，自幼勤奮好學，硬是憑着堅強毅力，以優異成績考上著名的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中文專業。畢業時，他面臨或是成為蘇聯總參情報局特工，或是進入蘇聯外交部系統當一名駐華外交官兩種選擇。托卡耶夫回憶道：父親對我說，「無論如何應拒絕軍事部門的建議」，父親研究克格勃行動多年，且在許多作品中描述了蘇聯特工有趣而充滿危險的工作，深知其中的風險有多大，自然為我的前途擔憂。父親最後說，「我擔心你會作炮灰。現在間諜很多，但像這樣經過精心培養的卻少之又少。」看來，作者的父親是有先見之明的，可惜他未看到兒子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不管怎樣，哈薩克斯坦多了一名出色的外交官總統，少了一名默默無名的間諜。

在書中，像這樣有趣的細節還很多，對我們研究托卡耶夫總統的人生軌跡，特別是世界觀的形成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作者在前言中寫道：父親經常重複一句著名的哈薩克諺語，「沒有自由的民族，沒有未來。」蘇聯解體，使哈薩克斯坦人民獲得了久違的獨立和自由，作者獲得寫作回憶錄的自由，我們則獲得閱讀它的可能性。

一個國家的命運，一個人的命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利物浦「披頭四故事館」是不少歌迷朝聖之地 資料圖片

素素

睛看到的是藍儂的招牌橘色圓眼鏡，靜靜地擺在房間正中央的圓柱形玻璃櫃中。展間很小，貼着牆壁展示的是一幀幀圖片與文字，關於越戰、和平運動、貧窮與饑荒。小小的空間裏，藍儂的歌聲蒼涼而純淨，歌詞字字清晰，外子和我都不發一語，深怕

褻瀆了那股靜默的張力。我們佇立在藍儂的眼鏡前，彷彿透過他的眼睛看到世界的紛紛擾擾，深深體會了他的哀傷，理解了他對世界和平的理想與期待。

在目不暇給的觀展中駐足片刻，才能有內心感受。有時候，沉澱凝思勝過千言萬語。